

# 画大闹天宫的他还画过立体主义

◆ 徐佳和

黄永玉先生曾说,老一辈漫画家属于“清流”一代。他们个个既天真纯粹,又机智复杂,张文元、万籁鸣、叶浅予、张乐平、华君武、特伟等等,是一个长长的、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灵动的个性构成的名单。正在上海马利美术馆进行的“喜欢上海的理由”——上海漫画艺术大展,其中“致敬经典”单元选择了18位与上海有渊源的漫画家,不仅展出他们的代表作,还有一些并不为人所道的作品,从中了解这些漫画家的另一面。

以万籁鸣的作品为例,人们熟悉而津津乐道的是他的《大闹天宫》。漫画家孙绍波介绍,万籁鸣自学绘画十年,对民间版画和民间剪纸非常喜欢。1919年经严格的考试以后,万籁鸣进入商务印书馆,在交通科(即推广科)作广告画,此外还为商务出版的《儿童世界》等杂志绘插图和封面。

“商务对有才华的年轻人很注意培养,有一个时期由商务负担费用,让万籁鸣每周脱产两个半天,到当年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(淮海路)一位旅沪法国画家那里学习绘画,这对他美术技法的全面提升带来非常大的帮助。因此,万籁鸣在水彩画、水粉画、油画、钢笔画、木刻等方面都有造诣。”孙绍波说。

1929年,万籁鸣与张光宇、邵洵美、江小鹁、张正宇等成立“工艺美术合作社”,走进了商业美术的领域。这个时期,万籁鸣同时还兼任上海《良友画报》编辑,经常在漫画杂志、美术刊物上投稿,并在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有《人体表情美》《人体图案美》两书。特别是《人体图案美》中的作品,融合了西方立体主义的表现方法,又结合了中国民间剪纸和民间版画的一些元素,作品本身又具有颇具主题的内涵,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,这些将近90年前的作品,即便在现今当代艺术的语境下,依然焕发出独特的光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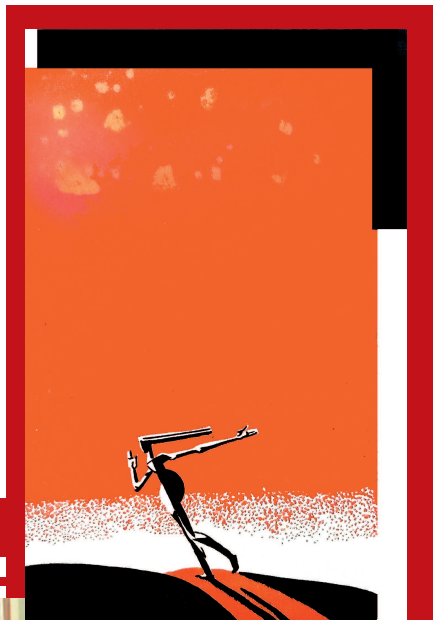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、漫画家郑辛遥说,张文元素有漫画印刷机的美称,1936年,他画的《大观园》在第一届全国漫画展上展出,因为大场面开创了漫画界的风气之先,自此往后,只要谁画了“大场面”,大家都称“他画了一个‘大观园’”。《大世界》是张文元1947年所画,场面宏大,人物众多,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欲望爆棚的年月,能想象到的都市风景

都能在上海见到,“时髦病”何止服饰,大世界游乐场内电影、戏曲、歌舞、杂耍、游艺、酒吧、中西餐馆一应俱全,警察、白相人、舞女、大亨……各色人等位列其中,张文元所绘的大世界内景,场面喧杂,正是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风俗画。

以小见大、化繁为简,是现代漫画所赋予的特征,其功能在于通过夸张、讽刺、幽默的手法,再现漫画作品的主题,张文元的漫画作品,从世俗人文生活的角度观察解读大世界,浮世漫绘一般,用冷静自如客观的笔墨把控恢宏的场面,有情节设计,有谋篇布局,人物安排,具有很强的叙事性,每个人物的一颦一笑,一招一式,一举一动,甚至人物手指的动作都是细节所在,意趣横生,没有一个角落是浪费的,堪称“清明上河图”的现代继承,不仅是生活的艺术化,也是艺术的生活化。

这些漫画家在初学时都有一个心目中的“偶像”,学习的榜样,学习之后,非但能从“老师”的影子中走出,还能结合自己的特长,形成独特的面貌。比如,丁聪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香港时期,学习借鉴过一位美国漫画家的绘画风格,《谁帮我完成了这幅杰作》还借机讽刺了当时流行一时的抽象画。

“上海是中国漫画的发祥地,为什么那么多漫画家都诞生在上海?那时上海的书报摊上可以看到全世界最新出版的杂志,女性时装都不落后于巴黎伦敦。这些漫画家虽然都没有出过洋留过学,基本都是自学成才,在漫长的艺术之路上观察生活,自我摸索与领悟,但是他们靠着天赋与最新潮的报刊杂志同步于国际潮流,这也使得他们的艺术面貌无一人相同,极具个性。”郑辛遥说。



■ 万籁鸣《人体图案美》



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

## 方言电影为何走红?那是都市人的乡愁

◆ 邵宁

《穿过寒冬拥抱你》中爽快幽默的武汉话,《爱情神话》中让人回味无穷的“上海闲话”、《反贪风暴5》中的港味粤语……辞旧迎新的电影档期,一波方言电影突然涌来,就连动画片《雄狮少年》也有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,着实令人惊喜。而这几部正在热映的影片,票房都很火。方言电影,何以突然走红?

方言即地方语言,富有浓郁的地域特色。在银幕上,相对于字正腔圆的普通话,方言看似随意,却因“不端着”而有更多的生活气息,最能体现当地人的性格。国产电影里带方言的不少,印象中从陕西方言的《秋菊打官司》、重庆方言的《三峡好人》、糅杂了多种方言的《疯狂的石头》,等等。沪语影视剧方面,潘虹主演的《股疯》描绘了上世纪90年代全民炒股的疯狂热潮,也达到了方言电影的高峰;王志文、何赛飞的沪语电影《红粉》同样堪称经典;沪语电视剧《孽债》播出时万人空巷……不过,这些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。

此次《爱情神话》成功出圈,是因为传神地表现了久违的上海风情,准确地说,是“巨富长”两公里内的精致生活和小资情调。老白、老乌、三个活色生香的女人,还有金句连连的小皮匠,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,都成为办公室、同学群津津乐道的话题;一个个电影取景地被挖出来,成为新的打卡点。这其中,从头到尾的“上海闲话”功不可没,虽然有公号指出“喝咖啡”应该是“吃咖啡”,虽然有白鸽被爸爸和奶奶叫成“白果”的硬伤,但不影响电影整体上沪语的地道,毕竟大部分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亲切得就像那些生活在隔壁弄堂里的朋友。

而武汉话,同样为《穿过寒冬拥抱你》加了分。通过四段平行叙事,以普通人视角来回看2020年初的武汉,穿越生与死、悲与欢、苦与痛,唤醒了观众的记忆,让人泪崩。九省通衢武汉,其方言介于北方话和西南官话之间,没有翘舌音,拖长音,一点不难听懂,倒是别有一番热气腾腾的烟火气。贾玲演的外卖员“武哥”,开场挤着退票的几句武汉话,泼辣爽利,大大咧咧的人物形象就立住了。黄渤演的快递小哥阿勇,平民百姓,侠义心肠,“苕货”“板马”等口头禅给他增添了浓浓的汉味。饰演钢琴老师叶子扬的朱一龙讲话比较柔和,连雪莱的“奇怪的晨光一旦升起,就会消融你头顶的云涛”的诗都用武汉话念,也是绝了。

粤语,可能是中国观众仅次于普通话听得最多的一种语言,很多80后是跟着TVB的电视剧学

会了粤语。不过,《雄狮少年》作为一部国漫,推出粤语版,很不寻常。电影讲述的是一群留守少年通过舞狮实现梦想的成长故事,虽然没有《哪吒》《姜子牙》那么高的票房,但有人说,国漫终于从上天入地的神仙打架,回到了脚踏实地的少年舞狮。《雄狮少年》的“现实主义叙事”令人称道,透过画面,观众很自然进入南粤大地,田野乡村、破败老屋、家常菜,加上粤语配音,十分自然。特别是其中一些俚语的运用,让“老广”也拍手叫绝,为这部动画电影增添了纯正的“粤味”。

用方言来拍摄整部电影,凸显了导演的创作思想和态度。这几部方言电影,都是现实题材作品,也是地域特色鲜明的作品,地域风情浸透在人物的语言、造型、着装、举止中,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语言。同时,几部电影的表现手法也都是写实的,而写实首先就要尊重生活,描摹生活,还原生活。当然方言也是身份标识,当电影里的故事来源于真实事件,尤其是在讲述小人物命运时,与普通话相比,方言能够让地域质感变得厚实,让人物和场景更加立体,也更能引发观众的共鸣。

我还感到,方言电影的走红,其实也暗暗契合了当下都市人的乡愁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社会的变迁、人群的迁徙,天南海北不再遥远,各地融合已是大势所趋。但不可否认,很多原本鲜明的地域特色、独有风情正在消失。如随着城市的改造,摩天大楼的建起,城市在日新月异的同时也变得“千城一面”;又如随着普通话的普及,孩子们都不会说方言;还有,地方戏也逐渐衰落……在人们的一般理解中,乡愁往往是离开故土的人才有情感,思念的对象以乡村居多。事实上,城市的市民也有乡愁。居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被拆除了,几十年的老邻居分别了,熟悉的商店、饭店、学校都消失了……最能勾起人的乡愁的,除了方言,还有地方菜。近年来,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《风味人间》等美食纪录片的走红,

原因也在于此。

当方言也消失,我们就真的没有根了。从这个意义上,举双手欢迎更多的方言电影、电视剧的到来。



扫一扫请关注“新民艺评”